

一版,一世界

——浙江美术馆馆长、浙江版画院院长应金飞专访

■ 本报记者 陆遥

刀锋游走,墨色晕染。一版一刻中,承载着千年匠心。

这是版画的魅力。它以最质朴的方式,在方寸之间刻画出万千气象——或细腻如丝,或粗犷如风;或浓墨重彩,或淡雅空灵。

2024年12月18日,一个全新的机构——浙江版画院,在杭州国家版本馆内成立了。

浙江的版画艺术有着怎样绵长深厚的历史?当代版画创作中,传统门类会面临哪些挑战?数字技术与综合材料的融入,又将如何拓展版画的边界?

带着这些追问,我们专程拜访了浙江美术馆馆长、浙江版画院院长应金飞,聆听他关于版画艺术传承与创新的真知灼见。

浙江文化历史悠久的鲜明标识

记者:我们开门见山,浙江为什么要建一个版画院?

应金飞:自信地说,版画是浙江文化历史悠久的鲜明标识。

世界上最早的版画出现在中国,浙江版画历史源远流长,源头和技艺雏形可追溯至良渚文化。

浙江是中国传统版画最发达的地区。据现存史料记载,唐代时浙江就有刻印诗文售于市井的记录。五代吴越国弘教兴佛,大量印刷佛经。1924年杭州雷峰塔倒塌时,从塔砖中发现的“雷峰塔经”就是现存五代刻本的代表性印刷品。南宋时,杭州一带官、私、坊各种组织形式的刻印书籍日益兴盛,书肆林立,杭州刻本也以其精良的制作名盛一时。元代,杭州书坊多次奉诏制作官刻本。至明清两代,以杭州为中心的浙江地区,刊刻制作了大量优秀作品,“武林版画”品质精良,名冠华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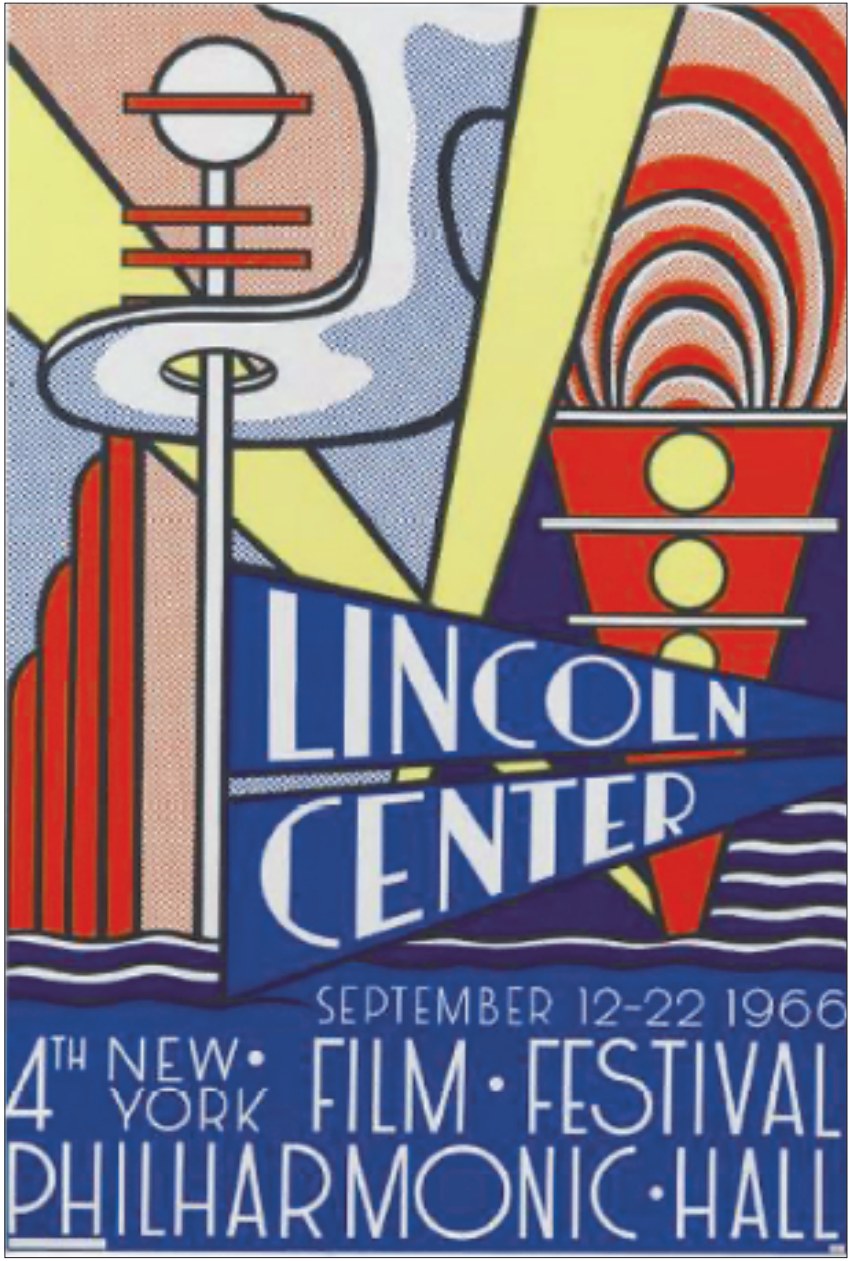
浙江也是中国现代版画的发源地。进入20世纪,西方现代绘画传入中国,以浙江人李叔同、丰子恺、鲁迅为代表的版画先行者率先拉开中国现代版画运动的序幕,并直接催生了浙江美术学院版画系的建立。1914年,李叔同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组建“乐石社”,传授创作现代版画的理念及方法,成为引入域外版画第一人。1929年,国立杭州艺专成立进步美术组织“一八艺社”,从事木刻版画创作研究。1931年,鲁迅先生在上海创办“木刻讲习班”,第一期13名学员中就有4名来自杭州艺专,另有3名杭州籍成员。在鲁迅先生的倡导下,浙江版画进入了现代创作的新发展时期。1938年后,“浙江战时木刻研究社”等团体成立,举办木刻函授班,组建“浙江省木刻供销合作社”专门销售木刻用品,刊行版画艺术杂志。

延续至今,浙江版画的当代创作生机勃勃,在国际上一直很有影响力。1996年,浙江的版画展览应邀在大英博物馆举行;1997年,欧洲木板基金会刊行了60位代表中国当代版画家的画集,其中浙江的版画家入围人数就达16名之多。

记者:浙江版画在古代和现代都有标志性的辉煌历史,那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成立浙江版画学院?

应金飞:讲完历史,该讲讲现实了。2021年,我们筹备浙江版画百年特展。全国许多地方已经建有专门的版画院,发展势头迅猛,可谓“标兵渐远、追兵渐近”。

除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国家画院版画院外,国内版画重镇江苏、黑龙江等地很早就建立了省级版画院,其中江苏现有3所版画院(江苏版画院、苏州版画院、启东版画院),黑龙江现有2所版画院(黑龙江省版画院、哈尔滨版画



下半年即将开展的版画展中,将展出罗伊·利希滕斯坦创作于1965年的作品。

浙江版画院供图

院),有力推动了当地的版画事业发展。没有组建版画专业研究创作机构,如同缺了一台加快版画高质量发展的“内燃机”。浙江传统水印木刻版画这一艺术瑰宝日渐埋没,群众知晓度不高,甚至专业从事版画创作的师生也不多。

虽然浙江版画历史地位显著,但由于无巢引凤,人才流失,在全国各类大展中越来越缺少竞争力。建一个版画院,已经刻不容缓了。

记者:浙江版画院从筹划到落地,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应金飞:2023年1月,我作为省政协委员提交了《发掘优秀传统文化源流 传承重大文明标识建设——提请创办“浙江省版画院”的建议》,详述了浙江版画的历史地位和当下发展情况,提出建设版画院迫在眉睫。这个建议很快就收到了回应,有关部门进行了一系列充分的研究和讨论。

2024年12月18日,浙江版画院成立了。它勾连起浙江版画事业发展的历程,也标志着浙江版画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跃升阶段。

不到两年的“浙江速度”背后,也折射出我省对于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一以贯之的关注。

版画是“有限”共享艺术

记者:您是一位版画家,对版画艺术有着怎样特别的关注?

应金飞:从个人经历来说,我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版画系,版画对我当然有着特殊的意义。在当下,我尤其关注版画的形态变化,比如数字版画。杭州亚运会欢迎宴会上,各国政要合影背景的巨幅数字版画《水光潋滟晴方好》,就是我的作品。

艺术与科技必然是相辅相成向前发展的。在向世界展示中国风采的亚运舞台上,通过数字版画的形式呈现浙

江与时俱进的创新理念,我认为最合适不过。在这次创作中,数字化技术体现了快速高效、多人协同、反复修改、扩展性及操控性强等方面的独特优势,这些都很难依靠传统艺术手段实现。

其实,版画是一个内涵丰富、变化多元的艺术门类,光版种就有七八十种,比如木版、铜版、石版、丝网……在不同的材质上会呈现截然不同的艺术效果,不同的印刷方式也会带来不同的火花。

版画印制的工作量也是超乎大家想象的。比如我有一些大尺幅作品,要三四个人花费一周左右时间,才能印好一幅。

记者:所以,版画创作不会在数字时代受到冲击?

应金飞:我不认为是冲击,而是一种机遇。

你可以去逛一下我们浙江美术馆目前正在举办的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展,正如今年的主题“72变”,那些版画作品已经和大众传统理解的版画完全不同了。这些来自美院的本科、硕士、博士毕业生,不仅展示了在各种版种上的无限可能,更是以刀锋剖开现实的表象,以多元语言编织意义的幻境。

步入数字时代,版画艺术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其内在逻辑与数字艺术有着极高的契合度,蕴含无限未来可能。作为有限共享的艺术形式,版画在数字艺术蓬勃发展的今天,别具一格,既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发展的生动样本,更是能顺应潮流、不断革新的艺术先锋。我们积极探寻版画与数字技术的融合路径,促进其创新发展,为数字时代的文化繁荣添砖加瓦。

记者:您说版画是“有限共享”艺术,这个要怎么理解?

应金飞:历史沿革中传统版画发达的通俗性,恰恰成为当代人认知版画的障碍。尤其是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以来,



浙江美术馆馆长、浙江版画院院长应金飞。

采访对象供图

大多数人将通俗性、复数性等等同于消费性,无视版画本体的艺术性与原创性,造成了所谓“复数”不如“孤本”有市场价值的狭隘认知。

然而,大众对于版画的原创性和公共印刷之间的关系不是很清晰。比如现在有些人在直播间低价售卖印刷品,称其为版画,扰乱了公众对版画的认知。我们提倡数字化创作,但是反对这类非原创性的手段。

世界级大师将来开展

记者:版画院的编制架构放在杭州国家版本馆,背后有什么深意?

应金飞:版画与版本文化的逻辑线索可谓浑然天成。版画是早期版本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版画思维千百年来与各种版本资源渊源深厚、息息相关,更潜伏在具体而微的生活中,依托杭州国家版本馆建设浙江版画院,可以说是版本与版画的又一次重逢。

记者:能否跟我们剧透一下,浙江版画院近期有什么大动作?

应金飞:去年12月,我们浙江版画院成立的开幕大展,就是全国水印版画作品邀请展。我们将会在今年10月推出一个国际视野的版画展,目前正在积极筹备中。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国际上那些大家能叫得出名字的艺术家,都曾经做过版画。这次,我们面向国内外的博物馆、美术馆、个人藏家和艺术品机构等广为筹集,将带来世界级大师的版画作品。

先剧透一些名单:丢勒、伦勃朗、保罗·塞尚、凡·戴克、鲁本斯、戈雅、珂勒惠支、草间弥生、毕加索、达利、米罗、黑崎彰、中林忠良、斋藤清、罗伊·利希滕斯坦……想知道他们的版画作品和他们的绘画作品有什么异同?欢迎大家来现场看看。

还可以剧透一个消息,浙江版画院的实体馆也将落户之江板块,我们计划在新的文化地标举办这次大展。

记者:这让我们更加期待了。未来,浙江版画院将构建一个怎样的平台?

应金飞:对于浙江版画院的职责和使命,首先是对传统与未来的版画学术研究,包括理论和实践,有研究才有发展;其次是创作人才的培养,能够代表国内版画创作走向,最后就是在优秀文化的传播、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文明互鉴的推动上发挥积极作用,要承担对外文化交流的“样本”。

鲁迅先生曾说,“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时移世易,在全球化的当下,版画非但未被时代浪潮吞没,更是对外文化交流领域极具效力的“文化名片”,具备精准传达东方美学精髓,搭起中外文化沟通的桥梁。

今后,浙江版画院将以建设国际一流版画研究、创作、收藏中心为目标,围绕版画和版画事业做好征集保藏,开展学术研究,组织创作实践,推动传播交流。

新大众文艺地图

一剪,众生相

■ 本报记者 庄小蕾 刘琨

颜怡选习惯用手机写作,这与他开理发店有关。灵感来了,他就掏出手机写两行,客人一进门,手机揣兜里,立即拿起剪刀,“我会边剪边打草稿,等忙完再写”。

颜怡选的理发店开在温州苍南县灵溪镇的一条老街上,一开就是15年。理发既是他的饭碗,也是他的创作源泉。顾客的故事构成他笔下的众生相。2023年,他的散文《我是剃头匠》获得“2022年度中国散文年会”十佳散文奖。主办方对这篇散文的评价是:“真正进入到生活当中,获得众人所难以发现的不同题材与细节,也是当代写作的一种出路。”

这两年,随着“理发师作家”这个名号越来越响,很多人见面喊他“老师”,也有人称他为“老板”。这位高中辍学、靠剪刀谋生二十多年的理发师却觉得很不好意思:“比起那两个称谓,我更喜欢别人叫我‘师傅’。因为我就是个一直在追梦的剃头匠,这是对我手艺的认可。”



颜怡选在苍南的理发店中为顾客理发。

本报记者 刘琨 摄

颜怡选1983年出生于苍南县灵溪镇。2002年,迫于家庭经济压力,他高二刚读完便辍学去拜师学理发。出师后,他手提工具箱,仗“剪”走天涯,辗转西安、台州、厦门等地,一边在理发店里打工,一边坚持阅读。

如果说理发是他的“六便士”,文学就是他珍藏在心中的“月亮”。

读书时家里穷,他省下早饭钱买书,“一天伙食费5块,吃了三星期面条才攒出16块买了本韩寒的《三重门》。”

打工时,别的理发师闲来去吃饭打牌,他却喜欢去夜市逛日书摊。理发时听顾客唠的家常,被他记在纸上。当时的同事笑话他:“你一个剃头匠写这些有啥用?”2010年,颜怡选回到老家灵溪镇开了一家理发店,以此为生。23平方米的理发店成了他的“故事仓库”。透过它,他看到人来人往、世间百态,也写下多篇散文。

2023年,他拿下“2022年度中国散文年会”十佳散文奖,却没有出现在领奖台上。谈及此,颜怡选也挺直率:

“我一直觉得,文学只是我的一个梦,北京太远了,而生活就在眼前。”可能这就是他一贯的生活准则——“先谋生,后谋爱”。

拿下大奖后,颜怡选从籍籍无名的剃头匠,变成全国各家媒体争相报道的“理发师作家”。2023年,他出版了第一本书《如果当年》,还加入温州市作家协会。一句“他是作家里最会理发的”,成了他经常听到的夸奖。

但如果要在“理发师”和“作家”两个标签中作选择,颜怡选会选前者:“顾客夸我头发剪得好,再介绍生意过来,给我的成就感更大一点。”

因为淋过雨,所以想为别人撑伞。颜怡选经常参加“爱心义剪”活动,为社

区老人、困难群体理发。或许就是这种同理心,让他的写作与生活融为一体,呈现出一种“贴地飞驰”的质朴无华。而颜怡选也清楚自己的局限,试图跳出理发店的圈子,“总不能一辈子写理发店”。他开始系统性地阅读,还参加了成人高考,目前在读大专,以期作为写作吸收更多的养分。

颜怡选的心里,一直藏着一根“刺”。几年前,上小学四年级的儿子在饭桌上突然问他:“爸,你怎么不努力?同学爸爸都开豪车、住豪宅,你怎么却骑电动车呢?”颜怡选一口饭差点噎在喉咙里。

他想起了自己也曾讨厌父亲的职业——上世纪90年代,父亲踩三轮车养家,“冬天手掌裂开口子,夏天屁股捂出火疖子”。

直到有一天,儿子放学回来告诉他,同学从学校传达室拿来一份登了他文章的报纸,特意拿给他看。“那一刻,我觉得他未必嫌弃我这个剃头匠爸爸。”

写作拉近了他与儿子之间的距离,同时,他也身体力行地让孩子们明白,不论当作家还是理发师,都是一种“奔跑的姿态”。就像他在书里写的那样:“没有伞的孩子,只能向前奔跑。生活虽然沉闷,但是跑起来就有风了,你今天所坚持的东西,总有一天会反过来拥抱你。”

6月15日是父亲节,颜怡选照常在这天忙碌。小女儿突然对他说:“爸爸我没有准备礼物怎么办?我帮你扫一下地吧。”颜怡选的眼睛有点胀。

那个“没有伞的孩子”,用力拥抱了生活,也被生活暖暖地搂住了。



扫一扫 看视频

新艺评

文学让奔跑有了诗意

■ 夏烈

近日在视频中听王朔谈创作,他讲到,小说里的细节透露着作者是否真的有过生活、干过活儿。即便是所谓作家“下生活”的那种蹲点观察,也依旧不会有意识、有胆于进行做菜、下地之类的大量细节描写,因为作家们归根结底并不真是物质生活的劳动者。

而在颜怡选那篇获奖的《我是剃头匠》里,却着实充满细节。不是亲自拿捏过此等劳作,怕是不至于那么精准,关键还生动,有着神经上的体感和通感。颜怡选的散文常有如此这般的细节,表明他有生活,在劳作里头;同时这也揭示了今天谈新大众文艺中素人写作的某个维度,即这些作者具备生活中的行动

母需过高评价颜怡选的散文、小说,对于他而言,文学创作首先是让现实中的奔跑变得有意义的方式,这让具体的劳作与遥远的月亮连接起来,一点点晕染着人生。

(本文作者系文艺评论家、教授,浙江日报文艺评论版特约主编)

代表作品

每逢顾客剃完头需要刮胡子,师父先用热毛巾敷在客人脸上将胡子软化,趁此间隙,从工具包里取出剃刀,在荡刀布上来回荡几下。取下毛巾,左手的大拇指和食指将面部皮肤绷紧,右手执剃刀,剃刀与皮肤的夹角呈15-45度左右,顺着皮肤轻轻刮过去。手法娴熟,一气呵成,如行云流水。刀锋所过之处,哗啦啦,犹

如过年的爆竹声,十分清脆悦耳。

刮胡子一般附带修面、采耳、头部按摩等项目,一套流程下来,主顾躺在椅子上仰头闭目,早已鼾声大作,十分惬意。

事毕,师父轻拍顾客肩膀将其唤醒。顾客缓缓睁开双眼,慵懒地伸了个懒腰,双手搓揉脸庞,似乎还沉醉其中,意犹未尽。

——节选自散文《我是剃头匠》



浙江版画院成立后举办了全国水印版画作品邀请展,图为展厅现场。

浙江版画院供图